

吳世鷹
著

無處訴說

一段一开始就和罪恶结缘的故事、几个社会精英三十年的恩怨情仇！
政界里阳光灿烂的女精英、商海中乘风破浪的女豪杰……
光鲜的形象，成功的事业，谁能想到她们有着无处诉说的故事……
人前尽欢颜，人后难入眠，越是成功精神背负越重……

中国 文化 出版 社

责任编辑:刘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处诉说/吴世鹰著

—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4.5

主编:石宇

ISBN7-80182-388-5

I. 无… II. 吴… III.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G83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63686 号

无 处 诉 说

吴世鹰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 18 号)

北京利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

印张:5.6

字数:140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82-388-5/I·18

定价:20 元



作者简介

吴世鹰，从事专业文艺作 20 余载，在文工团担女高音独唱兼节目主。业余爱好文学创作，痴不改。

从军队转业后在一金机构工作。



享受写作

作者自序

要出书了，是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抑或首长作序还是请交情甚笃的好友写跋？我一思量，还是罢了。我军旅生活 20 多年，结交了好些颇有名望的文学大家以及位尊权重的好领导，也有闺中密友、知己亲朋，若是登门请上一二位为我的这本小说集作上一篇序，照理问题不大。但一想到作序的人需搜肠刮肚般将那些个溢美之词用到我的身上，说轻了说重了说厚了说薄了说远了说近了都不好，就觉得这颇费心机，意思不大！

读者从序言中无非是想对作者和作品有所了解，还是我自个儿来对你们说吧！

我喜欢读书，喜欢写东西，尤其很享受写东西的整个过程——灵机一动、文思如泉、构思、写作、随着故事的发展与作品中的诸多人物进行心灵对话并一起往前走直至结束，再打印成册，这整个过程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心灵愉悦的享受！因为不以文字谋生，所以想写了才写，在写作上处于一种散漫、自由、闲适的状态。我写小说较少，距我

上一篇小说发表的时间到现在已经是 10 多年过去了，其间只写过一些散文随笔甚麽的，哪想到就在这两三年间突然止不住地写出了长篇中篇短篇若干，原以为在我心中那一眼干涸的小说泉眼突然间绿波荡漾，真让我开心！

以上是关于写作，再说说关于我一我十多岁当文艺兵，走南闯北，放歌山水，是一个虽历经风雨，仍然对生活充满了激情的女人。关于我，有许多的赞美，也有许多的非议，众说纷纭。

看人，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说法。

我对于旁人如何看待和评论我并不在意，生活，是自己的，想怎样生活也是自己的事情，与旁人有何干系？！

其实我觉得作者是怎样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写的小说是好看的！好啦，听过我聊天之后，希望您对我及我的写作态度略知一二，接下来，请您读我的小说吧！

吴世鹰

二〇〇四年端午节于四川成都

目 录

无处诉说(小说)	(1—103)
等待重逢(荒诞小说)	(104—141)
家姐爱上打麻将(小说)	(142—163)

藏在海底的秘密，可以找到；藏在心底的秘密，如何寻找？

1

还有几天就到新年了，正是冷的时候。北风一阵紧似一阵，靠近飞机场风就更大了，从车上下来的人们不由自主的往衣服里缩了一下脖子，跟着加快步子，急急忙忙地进到机场大厅，松了一口气之后，才重新恢复了轻松的神态。大厅自动门急急忙忙地开开关关一直忙乎着，好不容易歇息了一小会儿，这时，门开了，在一身穿黑衣戴墨镜的壮汉身后，一白衣女子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

白衣女子个子有1米65左右，苗条，她步态从容优雅，修剪得很考究的齐肩直发随着她的步态轻轻飘拂，一张十分美丽的脸上神情有一些落寞，还有一些忧郁，当黑衣汉子在头等舱贵宾专用剪票口办登机手续时，白衣女子则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黑衣汉子将一应登机证明交给白衣女子时，尽管人们看不见他脸上的神情，但是只需从他低下头再用双手将东西递上的姿势，便可以断定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冰冰的黑衣汉子是下人，而那白衣女子则是他的主子。白衣女子将登机手续放进手袋，头也不回地往头等舱专用通道走去，那黑衣人则定定地站在那儿目送白衣女子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了这才转身离开了。

被她牵走视线的人们回过神来，女人看看身边自家的男人，见男人的眼里多多少少有一些说不清楚的神情，便从鼻子里“哼”了一下，以示提醒。

有人说：“好象这个人是哪个明星吧？！”

“看年纪也不轻了，过气明星而已！”

评说的人这样说着，但是并不妨碍眼睛随着那女子移动。

安检口，值班员看了看白衣女子的居民身份证，又看了看白衣女子，在对照了白衣女子和身份证后，示意她往前走，他睁着不可思议的眼睛望着那女子的背影。过后，他对同事说道：“难以想象难以想象！你们知道吗？她47岁了，快五十岁的人，可怎么看也就是30出头！这女人真漂亮！”

裘波已经很习惯人们投向她的这种眼神了。

一年四季总是一身白色衣衫打扮的裘波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裘波穿的白色衣服不是那种随意的运动式的休闲装，而是那种做工十分讲究面料十分高档的时装。隆冬季节，裘波喜欢穿白色皮毛做成的短上装或中短大衣，下装是白色毛料裙，春秋季节她最喜欢穿的是白色高领紧身套头衫，外套则是细羊绒白色针织衫，天气暖和时，她将外套敞开来，显得十分随意，稍有凉风吹过，她便将外套的带子系上，勾勒出很好看的体型来。夏天是裘波的白色搭配最出彩的季节。她的脖子长长的，肩膀的线条很好看，她选的夏季衣裙多半是袒露着整个肩，但是她总用一条长长的丝巾拴在脖子上，丝巾或雪白或加进了一条相同质量的黑色丝巾，黑与白互相缠绕，长长的丝巾随风飘舞，让见到的众人大大为惊叹！与衣裙的颜色呼应，裘波的鞋也只是白色或黑色或两色相间。

认识她的人都说，裘波真正是把白色穿到了极致。

裘波以前是军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现在开时装店。

裘波的服装店开在香港租金昂贵的铜锣湾，店铺足有200平

方米大，装潢气派，用色十分大胆，光是那一块门匾就牵住了过往行人的目光：白色做底，镶嵌在四周的是黑色和那种稍暗一些的红色做成的橄榄枝互相缠绕着，中间浮雕出一行金色大字：“美丽一生精品服饰”。路过的人们总是不由自主的停下，站在齐脚跟儿高的镂花铁栅栏那儿，先是欣赏这家店铺的装潢，再透过明亮的落地玻璃门窗注意到里边摆放着的是各式服装。“有这样漂亮装潢的服装店衣服也一定不会错吧！”仿佛中了魔法似的，女人们一边想着一边就推门而入了。店铺里边的装潢就更讲究了，一屋的白，越发衬托出衣柜里的衣服色彩层次分明得很，屋子中央摆放着几只乳白色的真皮沙发一尘不染，就这也知道到这里来买衣的人必定生活得讲究得很。否则那样的沙发断然是坐不了几个人便会在皮革细纹里渗入再怎么也擦不去的黑色。几只黑色镂花的铁架子上的本色木板上堆放着女人用品，每一个进门来的顾客都会被安排到白色沙发坐下，接着，一杯香香浓浓的咖啡便送到了手边，迎你进门的售货小姐在你耳边轻轻说一声：“休息一下再看看有没有你中意的东西。”那声音轻柔绵软，神情平平和和，让人心里舒舒服服的，品罢咖啡，再去看衣服，售货小姐并不贴身跟着，只是见到客人稍稍多注意哪一套衣服，便会紧走几步上前道：“要是喜欢，我们店是可以试衣服的。”客人瞥一眼标签，售货小姐会马上对你说：“没关系，我们老板说了，女人的衣服是一定要试的！否则拿回家不合适怎么办？”说的人一脸的真挚，听的人心中自然是舒舒服服，进门来的人掏钱买下中意的衣服，提着印制考究的衣物袋跨出门时，会问一句：“你们老板会做生意很懂得女人心理，是男的？”售货小姐摇头，笑咪咪说道：“是女的呀！我们老板漂亮得很，跟您一样爱穿漂亮衣服。每年都要去欧洲好几次，这些衣服都是她亲自带回来的。”

有运气好的人还会在店里遇上那些在电影电视上频频出镜的光彩照人的明星，她们都是老板的朋友，一般是新货到了以后，她

们便会接到店里售货小姐打来的“请有空过来看新款服装”的电话。进店以后她们并不急着看衣服，而是与一白衣女子一起便坐下聊天，慢慢地品咖啡，遇到这种时候，店里的气氛便活泼了许多。聊到高兴处，白衣女子一边唤道：“再来一杯咖啡！”一边说：“你们尝一尝，这是我刚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上好的咖啡。”

有一些在此店遇上当红明星的顾客，发现那白衣女子无论是气质还是模样都要比当红明星更出色，便在一旁悄悄地问道：“那白衣女子也是明星？”

“不，她是我们老板！”回答说。

饮过聊足，明星们起身，到衣柜边指道：“这一套，那一套，还有这几件，都包起来吧！”一边在送上的帐单签了名字。

早有人将车开来停在门外，一行人送出去，那装满衣服的大包小包便将小车塞的满满当当的了。

白衣女子送罢人转身回店堂，刚才还笑盈盈的脸上这会儿一下子变得有些漠然。她说道：“我说的话你们还是记不住，刚才，你，”她指了一下一个姑娘，说：“米小姐，你那脸上的笑，过了！知道吗？我的店是最高档的，我的售货小姐是高雅有品味的。笑也有个高低贵贱之分，要象这样浅浅淡淡的笑，你刚才的笑，过了！知道吗？记住，你们服务的品味越高我的衣服价钱才能越高！高人一头，高人一头！知道吗？”

那个米姓姑娘忙低头称是。

见过白衣女子的人都说只有这种高品味的女子才能将服装店做得如此高的品味，一天，一个新来的售货小姐指着新到的一套紫红色的衣服说：这套衣服我们老板穿上一定好看！

旁边有人说道：

“别瞎说！老板除了白色什么颜色都不会喜欢的！”

新来的姑娘不解，问也问不出什么原因。这个刚从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私下里对同事说道：“对服装色彩的喜好和选择是

心理的反映。四季皆白，老板这是以一种拒绝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她曾经受到过的伤害和磨难恐怕很不一般！”

裘波的坐位在头等舱靠窗的位置，坐下后，她要了一杯矿泉水，饮罢，她望着窗外飘过的云朵出神。她从脚边手提袋里取出了一份电报，就是那上面的一行字催她上路的

“崔英英病危说一定要见你一面。地址：文工团后山英才舞蹈学校。等你！李小虎”

裘波家。装潢十分豪华气派的客厅。

满头银发的曹万福看罢电报，道：“派两个人陪你去吧，好不好，夫人？”

裘波摇摇头，说：“我最多两天就回来了，这次就不必了吧！你放心吧，我和她是一天参军的，也就是叙叙旧吧！让阿来把返程票也定下吧！”

“你一个人出去，我还真放心不下。”

裘波笑道：“你和皎皎在家里，我还不是归心似箭哪！”

2

杨柳刚跨进公司的大门，门卫便送上一份加急电报，拆开来，一行字映入眼帘

“崔英英病危说一定要见你一面。地址：文工团后山英才舞蹈学校。等你！李小虎”

她的心一沉，进到办公室，沉吟片刻，拨通了一个电话。

她说道：“大刚，我有要紧事要找你。你过来一下好吗？”

放下电话，杨柳发觉屋子里热得很，她起身脱去大衣，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王大刚，她的生意合伙人。

王大刚将门反锁上，急走几步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杨柳。

“你先看看这份电报！”杨柳说。

王大刚看过，转身走到窗户边，没有说话。

“怎么啦？你，刚才还好好的。”杨柳将脸贴在他的后背，伸出手抱住他的腰，说道。

“你要去？”

“20多年过去了，一点儿往来都没有，为什么这个时候非要见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最后时刻要了结？”杨柳喃喃道。

“她可是我们团最当红的演员！我简直想象不出当年那么要强的人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呐？她多大？你们三个吴清华的年纪差不多吧？”

杨柳睁大眼睛，道：“三个？”

“是呵！三个吴清华，崔英英，你，还有一个是，”

不待王大刚说出，杨柳道：“裘波！听说她在香港，她会去吗？你说，她会去吗？”

“她会去。”王大刚说：“几十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是到了了结的时候了！”

“你说好好的一双鞋，它怎么会突然断掉呢？就在那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小黑板前面，裘波的独舞那天真是跳得太完美了！可是，就在她一个大跳后脚尖立住，一个仙鹤展翅的造型时，她重重的摔倒了，我听见了她脚骨断裂的声音，真的！我听见了！我当时正在大幕旁边准备上台！”杨柳在王大刚的怀里轻轻地颤抖着，泪流满面，她哽咽着说：“从那以后，这种声音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一想起，我就觉得特别的恐惧。大刚，抱紧我，抱紧我！”

王大刚将杨柳紧紧抱在怀中，轻轻拍着她的背，道：

“别怕别怕，我在这儿呢！”又道：“不光是你，所有的人都吓傻了！只听见团长在大叫：‘关大幕关大幕！’”

他抚摸着杨柳的头发，道：“要是当时你扑到我的怀里，就象现在这样，这恶梦就不会做20多年了！可是当年谁让我那么不起眼，

总演什么匪兵甲战士乙的。柳柳，让我陪你去吧！”

杨柳听罢王大刚一席话，破涕而笑，说：“你这家伙！咱们都走了，公司谁来管？现在有几件事正在节骨眼上，让谁来管也不放心！我很快就回来了。好吗？”

“你又要见到那个李小虎了！”

杨柳道：“李小虎是崔英英的。她就是这样说的：‘小虎是我的，谁也夺不去！’还真得佩服她，主角，男人，想要什么就都得到了！”

她望着远处，说：“我就想解开那个谜，在那个深夜从政委家后门溜出来的到底是她还是我？”

第二天，王大刚亲自驾车送杨柳去机场。临进安检口，杨柳一字字将一句话送到了他的耳边：“你去年中秋节的晚上跟我说的那句话，等我回来我要好好的回答你！”

3

望着窗外那条公路，李小虎心情很不好。刚从妻子房中出来的他有一种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感觉。被单下妻子的身体在迅速地枯萎，连气息都极慢极轻。

“她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医生对李小虎说：“她的生命特征正在逐渐消失。”

“这种状况还能坚持多久？”

“这个嘛，不好说。随时都会过去的，”医生问道：“是有甚麽人在往这儿赶吗？她的身体正在衰竭，但是她的意志还在坚持着。”

李小虎点点头，道：“正在等两个战友。”

李小虎心想：“看来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病魔的力量啊！以前那麽精力充沛气势昂扬的人在病床上只剩下一把骨头，崔英英那麽要强的人是断断不能容忍自己这个样子的。这真是由不得人的事情！”

他望着天边飘过的云彩，想道：“人就象这云彩，多麽光彩，多

麽漂亮，风吹来，也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叹道：“老咯，想想真没意思啊！”

见过李小虎的人都说他至少比同岁的人要年轻十岁。

有的男人年青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可稍微上点儿岁数便日落千丈，有的男人年青时一副没有发好的细豆芽模样，要样子没样子，要感觉没感觉，说出话来也是人微言轻无人喝彩；可一进入中年，突然就在短短的几年功夫里仿佛是一年一个样似的变得神采奕奕，魅力难挡，就象是一坛子的陈年佳酿，看一看色泽浓郁，闻一闻心旷神怡，饮一饮回味无穷。

李小虎属于那种一生一世都吸引女人目光的魅力男人。这个20岁就从舞蹈学校毕业被军区文工团特招入伍的高材生，一进团便担任了一部大戏：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要演员——洪常青。

李小虎的洪常青演得非常好！他相貌堂堂，身型高大健美，演技超群，由于从小练芭蕾，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特别的与众不同，散发出一种优雅的气质。在文艺界里流传一种说法，说是舞蹈演员最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可这句话放在李小虎身上并不恰当，李小虎极爱读书，小说散文读了不少，看的书一多想的事就多，这样一来自然他就比一般的舞蹈演员要成熟一些，由于内心世界比较丰富，他表演起人物来便显得神形兼备，光彩熠熠。

洪常青的戏份相当的重，跳一场下来，体力消耗相当大，每次演出结束，李小虎都要回到后台化妆间一动不动地躺上半个钟头，然后再去换衣卸妆。

象这样的大戏每个主要角色都安排了ABC三组演员，但是由于扮演洪常青的另外两个BC角演员和李小虎的水平相比实在相差悬殊，所以在团里演这部《红色娘子军》的几年间，绝大部分场次都是由李小虎这个A角洪常青顶着跳。而跟李小虎配戏的女主角吴清华就不一样了，舞蹈队里有三个女演员都挺棒的，头一个是裘

波，再就是崔英英和杨柳，她们依次担任吴清华的 ABC 角。当时在团里都在传说三个吴清华同时爱上了李小虎，但是明眼人一看都说，李小虎真正喜欢的是 A 角吴清华（裘波）。大伙儿都说，裘波与李小虎那才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都以为这最般配的一对儿日后一定会成为夫妻，哪想到后来出了那些事儿？结果，嫁给李小虎的是 B 角吴清华（崔英英）。

4

崔英英就要死了。

她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那棵掉光了树叶在寒风中挣扎的树，心中充满了无奈。伤感，她想到：“前几天还是那样枝繁叶茂的，怎么几场风一刮，就一片绿叶都不见了呢！它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走啊？真的是种树人走了，树也要死吗？”崔英英一阵心酸，两大滴泪水夺眶而出。

她想问丈夫，从发出电报今天是第几天了？为什么还不见她们二人的踪影？再不来，怕是等不到她们了。

她叫了一声：“小虎！”可那声音实在是太小了，刚在枕头边就消失了。

她有点怨小虎，我都快死了，你就不会再忍几天吗？一想到丈夫身边围绕着一个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她的心就一阵痛。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千般辛苦万般劳累得到的这个花心男人，我值不值？”

崔英英突然间感到心中豁然开朗，她想到：为什么一生都在迷宫里出不来，一直到最后一刻才拨开乌云见青天！

她想起了惠觉师父一席话：伤害过别人的必将被人伤害。我的孩子，你总算是从迷途知返，去求得原谅吧，只有这样，你的灵魂才能上天堂。

“快来吧，快来吧，”她在心里一声声地呼唤。

李小虎心烦意乱。他望着在自家院子外边已经陆陆续续来了晚上上舞蹈课的少男少女，他们一个个体形优美面目姣好，送孩子的家长们互相之间都很熟悉，寒暄着，只是拿眼瞟着自家的孩子，心中在暗暗地较着劲儿，都觉着自家孩子才是真正的舞蹈材料！一堂舞蹈课大约两个小时，家长们也要一直等候在这里。上课时，自家的孩子在屋里蹦啊跳啊，家长们则趴在窗户边守着，除了将那每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动作尽收眼底，还为自己崇拜不已的李老师摆出来的每一个示范动作叫好，互相交换着赞叹不已的眼神。

上完课，孩子们一身透湿，到隔壁换衣间换完衣服，出来后，有小轿车的一溜烟跑好远，没汽车的便由自家大人用自行车驮着回家也是有说有笑的。要说舞蹈班，城里也有不少，可是论名气出成绩还得数李小虎的舞蹈学校。因此，好些家长哪怕累一点也要带孩子跟李小虎学舞蹈。都说，尽管李小虎收费高一些，跑的路要远一些，也值！人家水平的确不一样嘛！你没见跟他学的孩子十有八九不是考上文艺团体就是考上艺术学校！

此刻，李小虎突然间感到很烦躁。他想到，怎么忘了还有这档子事？等上完今天的课要找一个代课老师了，妻子病重，自己还在琴声乐声中忙乎，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正想着，请来的钢琴伴奏小韵来了，那是一个长得挺有味道的女孩子，长发飘飘，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有一次李小虎不经意间瞥了她一眼，与她的眼光相撞，小韵慌忙躲开，白净的脸上刹时飞起一片羞红，李小虎的心不禁为之一动。他知道，这女孩子是喜欢上自己了。说实话，李小虎也挺喜欢小韵，每到上课的时候，只消一个小小的示意，一个眼神，小韵都会心领神会，顷刻间以悠扬的琴声做出反应。“真是一个智慧可爱的姑娘！缺了她怎么办呢？”李小虎思忖。

尽管李小虎顾及到不要因为与小韵的有感觉而让旁人看出来